



他是犯人，也是作家

其人其事其作品经新华社报道后

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纽约时报、

英国泰晤士报及全国几十家媒体争相报道……

错爱

中国犯人作家汤建元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爱/汤建元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3

(中国犯人作家汤建元作品集)

ISBN 7-80145-681-5

I. 错… II. 汤…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782 号

错 爱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 者: 汤建元 著

责任编辑: 崔允刚

装帧设计: 缪 萌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 100050 电话: 63082437)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5-681-5/Z

(全套七册) 定价: 135.00 元

单册 20.00

歷經人生苦旅

感悟天地良

周黎明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周黎明题

序

我是在一次调研途中，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监管处田聪颖处长交谈中知道汤建元的。后来，在检查自治区看守所工作的时候，见到了汤建元。这是一个普通的监室，屋里没有印象中作家书房的装饰摆设，在一个简易的书架上放着一摞摞的手稿。监室与封闭放风场的铁门是敞开的，户外的新鲜空气大量涌入室内，温暖的阳光透过铁窗一缕缕的洒在地上，几盆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枝繁叶茂，竞相争妍。让人感到“斗室”的生机和活力。汤建元给人的第一印象，相貌比实际年龄大，不善言辞，表情中透出了生活中的坎坷沧桑。汤建元是个文化人，曾经搞过文字工作，出版过诗集，后又下海经商。在商海中用文人的眼光识别人，无疑是要交学费，被人骗了，为了堵债又去骗别人。当问其刑满出去后是否再下海经商时，他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在看守所民警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下，汤建元调整心态，自觉接受改造。并且开始了文学创作。短短三年的时间内，汤建元创作了《错爱》、《桃花镇》、《边套》、《妩媚陷阱》、《罪幕》、《祸根》等7部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诗集等5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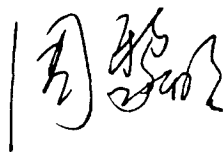
汤建元的作品反映了一个罪犯从思想灵魂深处反省和接受洗礼的轨迹，说明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对生活充满信心，栽倒了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爬起来的人。他没有因为锒铛入狱而一蹶不振，而是勇敢地面对现实，承担责任、认罪服法。他的作品写出了酸甜苦辣的人生经历；写出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写出了对生活的渴望，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写出了对情与法、理与法、人与法、国与法的理解和透视。他的作品充满曲折坎坷的经商过程；有从童年到青年到中年的苦与乐、得与失、情与爱；有创业中的成功与失败。读他的作品，字里行间能让你想到，他不是在用笔写，而是在用心写，在用情写，在

用泪写，一个个感人的场面，一个个鲜活的群体，一段段充满激情和哲理的对白，让你感到了法律的尊严，正义的力量，民心所在。他要让人知道，人生在世，一定要做一个好人，而做一个好人的前提首先是遵纪守法，否则一事无成。汤建元的作品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友情、对自由的渴望，而最为强烈的还是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赞美，对假丑恶的抨击和揭露，对政府的监管政策的无限感激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内蒙古自治区看守所始终坚持教育、改造、挽救的方针，坚持文明管理，使一批罪犯得到改造，成为新人，汤建元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对汤建元在狱中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允许他及时了解外部信息，为他创造良好的写作环境，使他的创作更加顺利。现在他的作品在不断发表，也在不断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重视，这不但是汤建元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更是公安监管战线实行“严格执法，文明管理”的丰硕成果。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正在服刑的罪犯，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只要端正思想，用法律和劳动彻底改造自己，树立起重新做人的信心，多做一些对社会进步和文明有益的事情，就一定能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2003年1月18日



16



右二为公安厅厅长祝广培，
右三是为汤建元写序的副
厅长周黎明到看守所检查
工作

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监管
处处长兼看守所所长田聪颖
的大力关怀下，汤建元开始
了写作生涯

内蒙古自治区看守所政委刘春荣鼓励汤
建元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级领导的大
力关怀下，汤建元重新激起了
对新生活的憧憬与渴望



内 容 简 介

三八式老干部田玉老汉年轻时风流无限，为了爱铸成终身大错。

儿子田梅元年轻时代永不服输，使三个漂亮女人围绕身边，占尽风光，以至付出惨重代价。书中故事，作者描画得淋漓尽致，耐人寻味。

天刚蒙蒙亮，田玉老汉就爬上了房后的这道山梁。

他感到很吃力，身上竟淌出了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到底是老了，换作十年前，上这山梁跟走平地似的，心不虚气不喘，而如今……看来这人不服老不行哟。”

田玉老汉一边在心里说着一边坐了下来。刚交入秋的天气，地上还不太凉，坚硬的沙土坡上，透过衣服，一股温润润的感觉浸进体内，田玉老汉觉得很舒服。

太阳还没有从山后跳出来，远远近近的村庄还笼罩在一层似有似无的白气之中。这个时候，天气凉凉爽爽，正是人们睡懒觉的时候，偶尔有几个勤快的人，推开家门，寻找着并不紧要的家务活儿去做，预示着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田玉老汉身下面的这道山梁，是太行深处围绕在榆树庄村周围的云蒙山脉系中的一条支脉，它从王峰毡帽坨上延伸下来，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地直推到京原铁路旁，也就是榆树庄村的村口。

从古到今，榆树庄村的村民们都承认这山梁是一条龙脉，是榆树庄村的风水，有它的保佑和滋润，榆树庄村才得以平安，从没出过凶险的事故。但有人说，这是条平龙，有形无威，否则榆树庄村为什么一直没有出过什么显赫人物呢？就拿田玉老汉家来说，他们的祖上算是大户人家，阴宅占了榆树庄村的风水宝地，但也只是出过一个武状元，但这武状元却是过继给别人的一个田姓小子，而且得状元的时候也不在榆树庄村，是在离这儿三十多里地的五龙岗村，到了田玉这一辈上，堂兄弟中官做得最大就算田玉的堂兄弟，也只做到了地区中级法院的副院长，由于文化底

子不行，终于没有做到正院长。副院长也就是个处级，值不得炫耀。他在本县任县长的时候，曾经坐着212吉普车回过榆树庄村一次，当时，村子里的人们真是开了眼了，全村的人都激动了好几天。县长呀，放在过去，七品父母官，县太爷，前呼后拥，肃静回避，了得！在乡亲们眼里这确实是大官，哪会想到，现在走到北京的大街上，一片树叶飘下来，能砸着十几个正处级的干部。

坐在山梁上，往南望去，视野开阔，围绕在山城紫荆关东西南北的各种景致尽收眼底。紫荆关，中国九大关之一，在内长城的线道上，属于军事要地，且因为高耸在险要的十八盘山顶，有一夫把关万夫莫开的称谓。有个诗人写过紫荆关城的高和险，“坐在城墙上／与太阳碰杯／月亮的女儿／到拒马河里悄悄梳妆／刚要起舞／不小心碰掉了几颗星星／”拒马河水从西而来经过山城的西北面向东流去，清凌凌的河水像银色的玉带给山城增添了几分俏丽。从北京而来越过十渡和野三坡的油柏公路，在毡帽坨下沿着拒马河边向前伸展而去，到了紫荆关城南便分作两条，一条直通保定等地，一条直通云彩岭、到灵丘、奔山西。

从这山梁到紫荆关城不多不少十里路，这十里路，田玉这一辈子不知走过多少回了，算一算，恐怕连接起来要走出国门了。而这时田玉眼中的紫荆关城在清晨的飘渺中显得格外宁静，由于公路上的人少，来来往往的车辆也很少响起喇叭声，似乎心细的司机也怕惊扰了这份平和的安谧。从田玉老汉坐着的这里往前望去，紫荆关城和她周围的南天门、真武山、拒马河、六郎石、北门大桥……像一幅能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油画，嵌在山水之中。

但是，这一切美景都不能对田玉老汉产生诱惑，他没有心情去欣赏，只把呆呆的目光盯着身旁这褐色的沙土发愣。他甚至在心中反复地问自己，你快八十岁的老头子，早晨不爬在暖乎乎的被筒里睡觉，或者喝上一壶香喷喷又热又醇的茉莉花茶，你爬上

这山梁上来干什么？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爬上山梁来。只是在早晨听到第一声鸡叫的时候，他就想上来，一股不能抑制的想法冲击着他，非要到这山梁上来坐会儿不行。田玉老汉自然不知道，人发生这种现象是潜意识在暗中支配的，但他明显感觉到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在推动着他。他在不知不觉中爬到山梁上来，似乎在要寻找一种什么东西，似乎他寻找的东西真的与山城紫荆关，与这条公路、这拒马河、这道山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究竟是什么他说不清楚，也理不出头绪。他只是心烦、心乱……

前几天，田玉老汉生了一场病，这可吓坏了老伴黄莲英和几个儿女，他最宠爱的孙子立明竟连中学都不去上了，守在他身边哭成了泪人。他用手拍着立明的脑袋说：“哭什么？没骨头的东西，爷爷这不是还没死吗？放心，阎王爷还不要我呢，他还要让我看着孙子娶上媳妇才来叫我呢……”立明这才笑了，说：“那我就一辈子不娶媳妇，让爷爷永远活着。”田玉老汉说，“傻话，男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娶媳妇的，你现在说得好听，到时候又急得抓心呢……”

一家子人对他的病着急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之前他一直身体很好，别看七十九岁的人啦，挑起一担水身不晃气不喘。秋天掰玉米，他还能挑得动一百多斤。他的牙口好，能一下咬碎核桃；他眼睛好，很远的地方也不会认错人；他酒量好，每天一斤，早中晚从不间断，遇上家中来了个可心的客人陪着，他还能多喝三两。

人活七十古来稀，田玉老汉能活到这种地步确实是可喜可贺。当然，田家历来高寿，田玉的爹就活了九十四岁，田玉大哥也活了八十五岁，也算是榆树庄村的最高龄的人了。但从另一个方面，又不能不让黄莲英和儿女们担心，因为按人们经常见到的，老人到了一定的岁数，整天吃药打针的倒不可怕，虽然老牛破车但却经得起折腾，熬过一年又一年没啥事儿。而身体结实的老人，不

病什么事没有，一旦病了就可能一病不起。所以，田玉老汉一病，确实引起了田家上下的一片惊慌。

田玉老汉好端端的身体为什么会突然病下了呢？他自己心里自然明镜似的，只是不好对别人说，而对老伴黄莲英他又懒得说，说了也没用，他太了解她了，一辈子了她都是随声附合，从没出过主意。因此，一种难以解脱的烦恼和担忧就开始缠绕在他的心头，时间长了就化成了一股毒气，这毒气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老汉不是铁人，能不病吗？

他早就看出来了，前些日子里，他的几个儿女，还有来家中的亲戚朋友们，在他面前都闪烁其辞，都在隐瞒着一件事，那吞吞吐吐的样子不会躲过他的眼睛。果然，这一天中午，他的大闺女、二闺女在外间和母亲低声叨咕着，她们以为他睡着了，谁知他醒着呢，她们的话他听了个明白。

“梅元到底怎么啦？这么长时间不回家来，让人心焦死了？”

“唉，外边的人们都传遍了，说是清水县公安局正到处抓他呢。他的女秘书早给抓起来了呢。”

“梅元也是，跑哪儿去了，也没往回捎个信呀，让一家人给他担着心。”

“你兄弟这人不听话是不听话，但他可没有坏心，我琢磨着他不会犯大法的，上一回也是开始闹了个凶，后来不是无罪释放了吗？”

“我们也知道我兄弟的为人，但正因为他心太好了，所以才对谁都好，把经常坑他的人当成宝贝，这迟早要受害的。而一旦受了害，真正救他的人没有，都是一群酒肉朋友，吃他喝他！”

“还有，梅元总不长个记性，男大学生有的是，非要女秘书干啥？你看让村子里的乡亲们都说，梅元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贪色。再说，也对不住凤芹呀，她对咱家这么好，从不抱怨一声……”

“唉，你爹和我都老了，管不了啦，但你爹最疼的人就是梅元，万一他出个差错，你爹他可就……”

“妈，你放心吧，我们再去打听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

田玉老汉并不吃惊，他早已有了这种预感，他预感到梅元好像要出什么事。

四个儿子中，数老三梅元让他操心，但他又非常偏爱他，他的理由是：宁养废子，不养吃子，作为男人就应该出去闯一闯，那怕闯坏了，也不枉活一场。他的三儿子梅元正是这种“废子”，所以他在心里喜欢他，护着他。明着也总是替他说话，有谁说梅元的坏话，他就不爱听。梅元到底在外做什么生意，开什么公司，他也不太清楚，他也从不去打听，他承认自己脑筋老了，现在的许多事情闹不清楚，他只是对梅元嘱咐，不管干什么都要不坑人、不骗人、不害人，要走得直、站得正。梅元让他放心，他是在干事业，绝不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他相信三儿子的话，他总认为他是有出息的人。虽然他也听说了梅元身边有女人的话，但他固执地认为，梅元这样做总有他的道理。黄莲英发表了一回看法，说真是什么老子什么儿，他随你。他破天荒地没有冲老伴发火，而是说，不，他比我强多了。

虽然田玉老汉可以放心让三儿子梅元出去闯，但他也总是祈祷着让上帝保佑儿子平安无事，他实在不愿意让他有什么闪失。儿子真要出了什么事，他这做父亲的跟着丢面子是小事一桩，他担心儿子梅元会受不了；最重要的是，他害怕耽误了儿子的事业。他明白的很，儿子的全部心血都扑在了他的事业上。他也明白，儿子梅元这几年来也着实不容易，受的挫折和磨难也实在太多了，还多亏了他天生有一股子韧劲，有着天塌下来也能顶住的骨气。

现在却传来了这样令人担忧的消息，他不能多信，也不能不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读

信。他也知道如今外面的世界风光得很，却也复杂得很，什么事情也都是会发生的，所以不能不小心点好……

阎王老子终于没有接纳田玉老汉，他在炕上翻腾了几天后，竟又奇迹般地好了起来。虽然他仍然很虚弱，虽然他心中仍然想着梅元的事情。

昨天下午，又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他思绪万千，他的脑子一时竟没转过弯来，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四点多钟，天气凉爽了，田玉老汉让孙子立明搬了椅子到院子里，他想让风吹吹。他就这样，她总想让人看他挺结实。他刚坐到院子里，就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他大门口，这车是老苏的货，叫伏尔加。车子停下，乡长从车里钻出来，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戴着眼镜、手提黑色文件包、显得很稳重的干部也下来了，还有两个年青一点的他也不认识。乡长很热情地，握着他的手摇个不停，差点让他又心跳起来。乡长说：“老田哪，你好啊！早想来看你，只是挤不出时间来，当着这么个破乡长，官不大屁事不少，整天不知忙什么，还请你原谅，请你原谅。”乡长又指着戴眼镜的干部对田玉说：“老田哪，这位是县里的政府办公室郑主任，郑主任还是招商局的局长，他看你来了”田玉忙说：“郑主任，请坐吧。”郑主任过来握了握田玉的手，很轻，说话也轻轻的，“老田大伯，你老好。”他说话时脸上也没有多少笑脸，但让田玉看上去倒觉的比乡长老练多了，让人看着不假。乡长接着对郑主任说：“老田可是有名声的人，他是三八式的老党员，老干部，是我们国家的财富哇……”郑主任仍然轻轻地笑着，他对乡长说：“和老田说说正事吧。”乡长说：“老田哪，郑主任来的意思是，小日本鬼子……啊，不，是日本国来了位修桥的专家，当年他在咱紫荆关城里驻扎过，当过中队长。他现在有钱了，要回咱这儿看看当年他设计的大木桥。你也知道，那大木桥早让你领着民兵烧了，但他却提出来，要见见你，说和你是朋友，那意思好像是如果和你谈好了，他要给乡里投资办个厂，县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让

郑主任来跟你老人家商量，让你去见见这个日本人，争取让他投资……”

“日本人？他叫什么？”田玉一时想不起来了。

郑主任又是轻轻地说：“他叫龟田次郎。”

“是他，龟田次郎？”田玉想起来了，但他马上又沉下脸来，不再说什么。

乡长急着问：“老田哪，你不是……”

郑主任向乡长摆了摆手，对田玉说：“老田大伯，不急的，你好好想想，我们不难为你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说，相信你们这些老干部、老党员的……”

田玉老汉听郑主任说得入耳，就说：“让我好好想想”。

郑主任说：“好，想好了我们再来接你。”

黑色的轿车走远了，田玉老汉还在想，怎么会是他？五十年了，他竟然还活着，他来干什么？……

立明说：“爷爷，你真棒，还有个日本朋友。”

田玉老汉没有理会立明，却忍不住地说：“这个龟田次郎……”

“哎，小辉，这是到哪儿了？”

沉思中的田梅元感到车子停下了，他懒得睁开眼睛，问了司机小辉一声。

小辉是个干净利索的小伙子，一路上他就看出今天田经理心事重重。平时如果车上没有别人，田经理总要坐到副驾驶座上，和小辉找点话题谈论，不让小辉感到寂寞，他那幽默风趣的谈吐时常让小辉感到开心。今天田经理却没有多说一句话，他一个人坐在后面的位子上，不时地闭上眼睛陷入沉思。现在小辉听田经理问他，就回答说：“田经理，到五一桥了，马上要上十八盘，我想检查一下车子，上盘时也好放心。”

十八盘，山高路险，海拔两千多米高的顶峰上，就是紫荆关山城。对于不熟悉路况的司机来说，开车通过十八盘是提心吊胆的事情。交通部门和当地的老百姓都称十八盘是要命盘，因为这十八盘上发生的车祸太多了，八五年中央电视台还专题报道了此事。地区和县交通局调用了大笔资金，在险要处做了保护性措施和警示标志，但终因弯多路陡，作用不大。要想安全通过十八盘，就看司机的本事了。小辉是城里长大的人，开车以后也没去过山区，所以一过十八盘他就有些怵，明明知道新买的桑塔纳轿车什么毛病也没有，但每次到了五一桥的时候，他还是要不由自主地停下车来，仔细将车子检查一番。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不是田梅元的家住在紫荆关的清阳乡榆树庄村，他也就不用担心了。而事实上，只要田梅元回家，就必须通过这“116”国道必经之路十八盘。

“呵，你开得不慢，都到五一桥了，我也下去看看。”

田梅元打开后车门，下车来到了桥上。

虽是初秋天气，暖融融的太阳仍然铺下热浪，站在桥中央，从南天门上吹下来的清风扑面而来，田梅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适，他刚才在车里的烦闷也消失了很多。桥下，一块连一块奇形怪状的山石横七竖八地挤卧着，从拒马河灌渠流下来的水急速地冲砸着、跳跃着向前奔去。由于落差很大，无数水花翻飞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瀑布，隆隆的水声传得很远。望着这激荡的水流，田梅元立刻感到了一种振奋、一种力量和一种期望。田梅元也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大大小小的瀑布很多，但是，任何的瀑布虽然都不能与十八盘峡谷中的层层瀑布相比。田梅元固执地认为，这里的瀑布是绚丽动人的，它有另一种风韵，能让你留下来仔细揣摩，回味无穷……

他是个感情色彩很浓的人，常常触景生情，想的很多很远。今天站在五一桥上，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在这桥边上看见的一件事，那件事他好像一辈子都忘不掉似的。那是在六三年初冬，他七岁时。夏天无情的大水把原来的桥冲毁了，这是国道，必须尽快修复，因此这里便有了一群修桥的人们。这一天，天很冷，北风飕飕地刮着，还夹裹着细沙子似的雪粒子。父亲背着他来到了修桥的工地上。这时的田玉还是榆树庄大队的支部书记，公社在修桥工地召开现场会，号召全体干部向修桥工人学习，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战胜灾情。这一天由于梅元的母亲黄莲英病重在床，梅元的弟弟、妹妹有他的姐姐哄着，没人管他，田玉只好背着他来开会了。当时梅元虽然只有七岁，但识字已经不少了，他首先认出了插在桥头上的一面红旗上的“三八”二字，他问父亲：“爹，那红旗的字是‘三八’什么？”田玉说：“三八突击队。”原来，整个修桥工地上干活的人竟全都是妇女，而且都很年轻。她们一个个干劲十足，冲锋在前，工地上热火朝天。小梅元个子小，顺着人缝儿里钻到了最前面，他把劳动

中的女突击队员们看了个清楚。只见她们一个个光着脚丫子，在冰冷的水里来回趟着，用冻红冻肿了的双手在冰冷的水里往外搬石头，手上脚上都裂开了口子，黑红的血从口子里流了出来。但她们没有一个人叫苦，也没有一个人皱眉头，好像当时还唱了一支歌，歌词中的两句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大人们讲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他只想着这些大姐们很了不起。若干年后，他一旦想起这件事，仍旧佩服当时的这些女突击队员们。在公司员工会上，他曾多次提及此事……

“田经理，我们上车走吧。”小辉轻声说道。

“好，我们走。”田梅元上了车。

桑塔纳轿车爬着山路，小辉全神贯注地驾驶着。田梅元在一旁说：“怎么样？还紧张吗？其实这十八盘并不可怕，只要稳点，慢点，脑子清楚点就不会出事的。”

小辉说：“上盘无所谓，主要是下盘，车靠外边走，眼角一扫到峡谷里腾起的水烟心里就发虚。”

田梅元说：“多跑几回就行了，这也是个锻炼机会，能提高你的驾驶技术和应变能力。”他说完笑了。

小辉见他轻松了，便说：“田经理，今天你一直愁眉苦脸的，我连话都不敢和你说。”

田梅元苦笑了一下：“这几天我的脑子也有些乱，有好多事让我很生气。”

“是上官雪的事？”小辉问。

“也算一件，不过还有很多。”

“田经理，你也不必太焦虑，身子要紧，公司可不能没有了你。你们这一带不是有句老话吗，有羊都会赶到山上去。”小辉很会说话的。“我们今天……”

“看看我老父亲，这一段时间谣言四起，家里人肯定早急了；还要去看一下钟晓玲的母亲，听说她病了。”